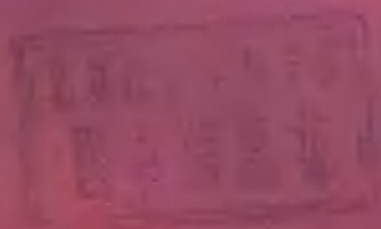


(完劇)

嫁妝

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嫁妝

幸福花

(話劇)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60 • 呼和浩特

(話劇)

鐵 散
幸 福 花

*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(呼和浩特新城西路風街28號)

內蒙古印刷廠印刷 內蒙古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別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1 $\frac{3}{4}$ 印張

1960年6月第一版

1960年6月呼和浩特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—1,000冊

統一書號：M10089·192

定價：一角六分

內 容 提 要

“嫁妝”包括“嫁妝”和“幸福花”两个独幕話劇。

“嫁妝”是个小喜劇。剧中描写老两口要用同一笔存款为将要出嫁的女儿置买嫁妝。媽媽向供銷社的流动售貨員买了各种布料，还有一口鍋，准备陪送女儿。她开好了发票，等着老头回来交錢。老头却和女儿将錢給社里投了資。他拿着全乡的建設规划图回家来，說这就是他給女儿置买嫁妝的发票。两份礼物中，女儿自然是挑选了爸爸的一份。媽媽被家乡的建設规划所吸引，向售貨員退了她买的嫁妝，并将余下的二十元錢亲自送到社里投資。

剧本反映了新人新事，也描繪了农村的光輝前景。

“幸福花”是描写人民公社一手抓生产；一手抓生活的剧本。当公共食堂的炊事員由于个人主义思想的作祟，工作馬虎，不接受群众的意見。在他辞职不干时，坚强、勇敢、干劲十足的生产副队长朱桂花毅然接受了这个工作。虽然在工作中碰到不少困难，但是，在党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，她终于战胜了一切阻碍，改变了食堂的面貌，并发明了“土豆切片机”。由于搞好了食堂，社員們干劲猛增，受到党和群众的贊揚和爱戴，扭轉了一些干部只抓生产，不抓生活的工作作风。

目 录

嫁妆.....陈清漳（1）

幸福花.....王 栋（21）

嫁 妝

(独幕話劇)

陈清潭

人物：

赵大叔——农业社副社长，五十岁。

赵大婶——农业社社員，四十多岁。

英 英——他們的女儿，生产队长，二十岁。

刘二嫂——他們的邻居，农业社社員，三十岁。

老 李——供销社流动售货員，人們都习惯叫他貨郎老李，三十多岁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目前大跃进的农村里。

赵大婶家的院落，門前是一条大道。和暖的春天，阳光普照大地，农村一片金綠。

幕启：赵大婶在院里做針綫活，她不时側耳往屋里听，这时，一只老母鷄突然“咯嗒，咯嗒”的叫起来。她急忙拣土块赶鷄。

赵大婶：（压着声音）喏！喏！刚下个蛋就报功，看你把我閨女吵醒了，非拔你的老鷄杂毛不可。（說着追下，一会儿拿着两颗鷄蛋上，正好遇上刘二嫂）

刘二嫂：大婶，英英在家嗎？

赵大婶：不在，不在。你找她干什么？

刘二嫂：开会唄！她是队长，不去誰領導。（要往屋里走）

赵大嬸：（拉住刘）真的不在。昨晚开渠一宿沒合眼，一早就又跑啦，还能騙你。

刘二嫂：（笑）大嬸真仔細，人在院里做活，还把門鎖上。

赵大嬸：（掩飾）大嬸一会儿要去供銷社。

刘二嫂：一会儿貨郎老李就来啦。

赵大嬸：你就陪着貨郎老李。

刘二嫂：（边走边說）等英英回来，大嬸告訴她吧。

赵大嬸：她二嫂，在信用社路过，帮我把存的錢取一下吧。

（把存折給刘二嫂）

刘二嫂：現在取錢做什么？大嬸。

赵大嬸：你大妹子还有七八天就过門，嫁妝还没置办哩。

刘二嫂：取多少？

赵大嬸：五十块錢都取了吧。

刘二嫂：好。（下）

〔刘二嫂刚下，英英在屋里叫：“媽——”

刘二嫂：（又上，故意問大嬸）大嬸，刚才是什么叫了一声？

赵大嬸：（推二嫂）你快去吧，那是我那只小山羊，我怕它乱跑，鎖在屋里了。你没听见“咩——”，准是餓啦。

刘二嫂：大嬸，把老山羊找来，它就不叫啦！（笑跑下）

〔屋內英英声：“媽，你跟誰說話呢？”

〔赵大嬸不应，悄悄躲在房檐下。

〔英英又叫：“媽！媽——！”

〔赵大嬸仍不答应。

〔英英急了，就去开门，不料門早被母亲上鎖了。她使劲敲打着門喊：“媽呀，到哪去啦？真急死人。”

〔赵大嬸見門不响了，心思姑娘一定又去休息了。她脸上現出得意的微笑。这时，窗子突然打开，英英从窗口跳出来。她怕女儿走了，上去一把抱住。

英 英：（突然被人抱住，吓得大叫）噯呀！誰？

趙大孀：瘋丫頭，叫喚什麼。

英 英：（一看是母親，氣鼓鼓的）哎呀，你这是怎麼啦，媽！

趙大孀：怎麼也不怎麼，快進屋給我歇着去。今幾個哪也不准去，媽炒鷄蛋慰勞慰勞你們爺倆。吃過飯跟媽到供銷社买东西去。

英 英：不行，媽，我們生產隊還要開會哩。

趙大孀：不准去。開渠打壩沒明沒夜一千就是個數來月，昨晚一宿沒合眼，剛睡了沒有一柱香的工夫，又去開會，今兒過了就沒明兒啦？

英 英：明天過了還有後天，後天完了還有大後天哩。都象你這樣，幾百年也搞不成社會主義。哼，你還是軍屬模範哩，我看是落後里邊的“模範”。

趙大孀：敢說媽落後！打反動派，媽頭一個送你大哥去參軍，鬧平分，媽三更半夜幫你爸爸他們抓地主壞蛋……

英 英：可是現在鬧社會主義了，你就鎖上門讓女兒在屋裡睡覺。

趙大孀：別跟媽耍貧嘴，快進屋去。

英 英：好媽媽，讓我去開會吧。你知道，全國都在大躍進，現在一步要走出去十步，一天要頂過去二十年。咱們社的規劃縣上已經批准了，今年水利化，明年機械化，三年就要變成千斤社。媽，到那時候，咱們天天吃炒鷄蛋，你說好不好！

趙大孀：好！好！（拉女兒）快進屋，今幾個先把你的要緊事辦了再說。

英 英：（急）哎呀，什麼事還比生產要緊，我沒有要緊事！（欲走）

赵大嬸：听话，孩子。（把英英推到凳上坐下）媽今天想給你把嫁妝置办置办，要不越往后生产越忙。

英 英：又是嫁妝，又是嫁妝，你就不兴說点别的。

赵大嬸：这还不都是为你。

英 英：你別为我操那个心！（又要走）

赵大嬸：（生气）說不能走，就不能走！

英 英：（怕惹媽生气，变换方式）好，那你分配我点活做吧。

赵大嬸：（把針錢筐蘿端給她）納鞋底。媽給你們做饭去。
（进屋里）

〔英英噘着嘴做活。母亲怕女儿偷跑，一个劲不放心的往外瞅。做饭顾不上瞅的时候就大声和女儿拉話。

〔赵大嬸：“英英！英英！”

英 英：（刚想溜走，被媽媽叫住，賭气的）我看爸爸回来了沒有。

〔赵大嬸：“坐下！記住点，一会儿到供销社买上丈五紅市布。”

英 英：（賭气）好！再买两火花斜紋。

〔赵大嬸：“对，还买身絨綫衣。”

英 英：再买几双絲光袜！

〔赵大嬸：“再記上个梳妝台。”

英 英：再买上两口做饭鍋！

赵大嬸：“买鍋干嗎？”

英 英：嫁女儿不陪送鍋，拿啥做饭呀？

〔赵大嬸：“那也用不着两口啊！”

英 英：我还想要十口哩，省得鉄馬勺戳破鍋底再找鋸鍋的。

〔赵大嬸：“媽沒有那么多錢給你买鍋！”

英 英：我哥哥寄来了五十，信用社还存着五十，这不是錢。

(赵大婶着急的出来)

赵大婶：你少給我在大街上宣揚！有錢也不陪送你。

英 英：(笑)那到供销社买那么多东西做什么？

赵大婶：有卖的就有买的，买了沒用我放着，还用你替我操心。

英 英：媽呀，我看什么也别买了，还是把錢投資到社里吧。

赵大婶：少跟你爹一个鼻孔出气！

英 英：本来嘛，現在社里正大搞水利，急需要錢用，你可好，有錢不办正事，尽买些废物！

赵大婶：(气)哪家不娶媳妇，嫁女儿，这叫邪事！我看誰敢把这錢动用动用。

英 英：(也气)不动用你就放着吧，我也不要你的陪送，也不要你的嫁妆。(說着就走)

赵大婶：走！走！別进这个家。

(赵大叔上)

赵大叔：英英，怎么剛到家就跟你媽吵嘴！

英 英：你問我媽去。

赵大婶：問我干什么，你爹是社里副主任，你是生产队长，我是社員，你們爷俩不是一个鼻子出气嗎，处置我吧。

赵大叔：啊呀呀，到底是触犯着哪路神仙啦！看你們，一个嘴噉得象条大水壩，一个眼睛瞪得象两座大水庫。

英 英：(噗哧一笑)媽要炒鷄蛋慰劳咱們。

赵大叔：好啊，完成了一万五千丈水渠的任务，打了个大胜仗。慰劳慰劳也应当嘛！

赵大婶：(看也不看他們)哼！有鷄蛋我还让它孵小崽呢！

英 英：媽还把我鎖在屋里，让我好好呆着，哪也不准去。

赵大叔：媽媽疼闺女，苦战了半个多月，歇歇也是应当的嘛！

赵大婶：哼！我才沒那份閑心疼別人哩。

英 英：（生爸爸气）应当，应当，那你为什么不休息？尽向着媽說話。

赵大叔：（悄悄对英）你真是傻丫头。

英 英：爸爸，（和爸爸耳語）

赵大嬸：哼！反正你們背后不会唱我的喜歌。

赵大叔：（故意大声的）英英，快給你媽賠不是，尽呕你媽生气！

赵大嬸：嗯！这个副主任还差不多，象个清官。

英 英：敬礼！（搂住媽媽）媽，还生气嗎？

赵大嬸：不生气了，快进屋炒鷄蛋去。

英 英：不行，媽，我們生产队真的要开会哩。

赵大嬸：这叫賠不是啦？变着法气人。

赵大叔：今天別开会了，英英。（使眼色）

英 英：那怎么行！

赵大叔：行，行！（瞪英英）

赵大嬸：別挤眼，我早看見了。

赵大叔：啊呀，看你这疑神疑鬼的劲，我什么时候撒过謊？这是社委会決定让参加开渠的妇女社員歇一天工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見。

英 英：真的？爸爸。

赵大叔：真的。不过你們生产队另外要开什么会，我可就管不着了。

赵大嬸：哼！里說外說，誰知道你們要什么鬼，反正今几个都得給我休息。

赵大叔：行，行，依着你，都休息。英英，快去炒鷄蛋，一会儿貨郎老李来了，再打上四两二鍋头。（使眼色）

英 英：嗯，好！（跑进屋）

赵大叔：英他媽，把咱春生寄来的那五十块錢匯票給我吧。

赵大婶：这是給英英买嫁妝的錢，你要它做什么？

赵大叔：（随話答話）我也是給咱英英买嫁妝啊。

赵大婶：（不相信的）你也买嫁妝？

赵大叔：（認真的）是啊，不只这五十块錢，我还想把信用社存的那五十块都給英英买了嫁妝。

赵大婶：哼！我才不信你的鬼話哩。整天黑夜白日动員我把錢拿出来支援水利，現在又說买嫁妝，你說，是不是騙我！

赵大叔：不騙你！不騙你！

赵大婶：那就叫上咱們英英，一块到供銷社买去。

赵大叔：你真是老糊涂，那是一张汇票，不先到邮局換成現錢，你能花嗎？

〔英英从屋里走出。

英 英：（打趣的）快让爸爸換去吧，要不怎么賠送女儿十口做飯鍋呢。

〔英英笑下。她趁老人談話时，把柴抱上来听了一会儿，就悄悄溜走了。

赵大婶：（犹豫的掏出小紅包取汇票）英他爹，你真的不騙我？

赵大叔：不，不！你看英英出落得多么秀气，沒想到咱們現在也能陪閨女置得起嫁妝了。要是从前，別說嫁妝，稀粥也喝不上哩。

赵大婶：是啊，早先她哥哥給地主放牛，一对烂鞋张着两个大鯨魚嘴，脚鴨子冻的象烤糊的山药；英英十冬腊月围着个破麻袋片，渾身脏的象个泥猴。現在，哼，給她置嫁妝还挑三拣四的发脾气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赵大叔：唉，年青人永远不滿足啊。

赵大婶：一百块錢都給她买花布置嫁妝还不滿足？

赵大叔：太少了，咱們英英想让她花布把大青山兴安岭都盖满。

赵大婶：她还要十口做饭锅哩，谁家聘闺女陪送十口锅？

赵大叔：英英要的不是铁锅，她要的是金银山，摇钱树，聚宝盆。

赵大婶：不怕风撮了舌头，给你，（把汇票给他）看你五十块钱能买座金山来。

赵大叔：好，好，我买的嫁妆、保险能使咱英英称心如意。

（边说边下）

赵大婶：（不放心的）你可不准给我乱花，快点回来，别悞了上供销社。

赵大叔：放心，悞不了！（下）

赵大婶：英英！（到屋里看没人，又到房后找）英英，英——英——！这死丫头，什么时候偷着跑啦。唉！（气鼓鼓的）简直是一只出飞的家雀，妈妈把心操碎，她倒欢蹦乱跳无牵无挂的野跑。

〔这时，货郎老李边摇卜浪鼓边吆喝，由远而近上。〕

老李：（拉开嗓门，兴致勃勃的）男女社员快来买哟，货郎担儿来到了，百货齐全称心意哟，省得你耽悞生产把远路跑。（见赵大婶）赵大婶，你好！你老人家不买点什么？

赵大婶：货郎老李呀，货带的齐全吗？

老李：当然，当然！（快板朗诵）大婶你来看，样样齐全，黑白冰糖酱醋油盐，花椒大料烟茶糕点，絨衣絲袜各色花布，针线顶针裤衩汗衫。别看担儿小，五花八门赛过百货店，大婶要买啥，只管挑，只管选，咱们供销社，一切为顾客，百问不烦，百拿不厌。

赵大婶：这可好了，我正想到你们供销社给女儿置嫁妆去哩。

老 李：置嫁妝？英英要出門啦，恭禧大嬸，盼你早抱外孫子。

不過，大嬸可別鋪張浪費呀！

趙大嬸：看你這貨郎老李，有貨還怕多賣。

老 李：啊呀呀，好大嬸，我可不怕多賣。推銷的多我還能被評模範哩。

趙大嬸：咱們先講好，大嬸現在可沒現錢，得等你大叔換錢回來才能給你。

老 李：你只管拿，大嬸。咱們供銷社也在大躍進，為了及時幫助大伙解決困難，可以賒銷。沒關係，你要什麼吧。

趙大嬸：扯上丈五紅市布。

老 李：哎呀，大嬸，你的運氣真好。（拿出一塊紅布）正巧剩了兩丈，這叫富富有余。你看，（小快板）平展展，紅艷艷，老人穿上就年青，姑娘穿上象牡丹，小伙子做個紅兜兜，生產干劲沖破天。大嬸，你就都留下吧。

趙大嬸：好。再拉兩丈花斜紋。

老 李：大嬸，你看這塊花斜紋正好兩丈二，做兩身衣服外，還能剩個星星點點，將來哪破了補一塊也方便，我看，干脆再來個賣切糕不用稱，論塊算吧。

趙大嬸：好，好，都留下。

老 李：大嬸，你再看這塊絨料子，正好一身褲褂，又經脏，又耐穿，要是英英穿起來，那才叫美哩。

趙大嬸：還有什麼，再拿。

老 李：這麼着吧，大嬸，咱們索性來個搖頭不算點頭算，我就拿貨，你就點頭，完了一塊算賬。

趙大嬸：對，對。（他把一個大包袱皮鋪在地上，把剛才的布都堆上去）

老 李：（象从仓库往外点货似的）这是一身絨錢衣，不是女的是男的，大嬸买下送女婿，姑娘一定謝謝你。

赵大嬸：（点头）……

老 李：（拿出两个枕套）一对枕头四方方，白地紅字分外光，一写夫妻同皆老，二写劳动幸福长；枕头好比鴛鴦鳥，陪送閨女正相当。

赵大嬸：（点头）……

老 李：（拿出一打綫袜）細綫袜子新式样，好似蓮花出水塘，我說一打不算多，大嬸你看要几双。

赵大嬸：不要一打，要八双。

老 李：（放下綫袜，拿出梳头匣）好，放下八双細綫袜，再来一个梳头匣，夫妻劳动回了家，梳洗打扮学文化。

赵大嬸：（点头）……

老 李：大嬸，你看还要啥？

赵大嬸：（翻着箱子看）再要……

老 李：再来十斤咸盐？

赵大嬸：我又不醃咸菜，要那么多盐干什么。

老 李：称上三斤生薑？

赵大嬸：我又不开飯店，要那么多生薑干么。

老 李：要什么你就挑吧，我这个杂货店都快让你包园了。

赵大嬸：再要口做飯鍋，有嗎？

老 李：大嬸家做飯的鍋砸啦？

赵大嬸：陪送閨女做嫁妝！

老 李：真新鮮，沒听說過嫁妝里边还帶口做飯的鍋。

赵大嬸：英英还要十口哩。

老 李：啊呀呀，把我这貨郎担压扁，也挑不下十口做飯鍋。

赵大嬸：快算算多少錢。

老 李：（打算盤算帳）二十尺紅市布，二三八六，二五一十，

二十二尺花斜紋是，四块五，四块五的九块，再加上九角，一套絨綾衣，两个枕头套，十尺条子絨……八双細絨袜…再加一个梳头匣…五五二十五，逢六进一……好了，一共五十四元整。

赵大孀：（她在另一只箱子翻出一个鋼种鋼，你說沒有鋼，这是什么：

老 李：哎哟，我的好大孀，你不是要大鉄鋼嗎。

赵大孀：什么大鉄鋼，我閨女一定是說錯了，她想要一口这样的鋼，可又叫不上名来。

老 李：这叫鋼种鋼。

赵大孀：对，就是这鋼种鋼。这多好，錚明湛亮，又輕巧，又灵便。

老 李：好大孀，这不是卖的，我是給人家捐的。

赵大孀：你这貨郎老李呀，明明带着鋼，还撒謊騙人說沒有。

老 李：大孀，你別給我扣大帽子了，我跟你实話实說了吧。这是給……

赵大孀：給誰捐的？

老 李：大孀，你可別給我宣传哪。我是給隔壁刘二嫂买的。（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）

赵大孀：我早知道。沒关系，反正你也隔常不断来，回头再买一口。

老 李：哦呀——，大孀……

赵大孀：別說啦，还怕刘二嫂生你的气。（抱起东西就要进屋）

老 李：別忙，大孀。还没开发票呢。

赵大孀：看你这麻煩劲！（把东西放下）

老 李：麻煩点沒关系，英英結婚的时候，大孀別忘記請我喝盅喜酒就行啦。（开发票）

赵大孀：还能拉下你。等着，我看看你的对象回来了沒有。（

向隔壁喊）他刘二嫂，他刘——二——嫂！

〔远处刘二嫂应：“来啦，大婶。”

赵大婶：快跑，你看誰来啦！（拿起老李的卜浪鼓向走来的刘二嫂搖）

刘二嫂：（不好意思）大婶，人家为你跑腿，你还逼人家。

赵大婶：錢取了沒有？

刘二嫂：信用社会計說，社里兴修水利急需要款項，社員存的錢迟一两天再取。

赵大婶：把存折拿来，一会儿我再去看看。

刘二嫂：我交給赵大叔啦。

赵大婶：你怎么交給他啦。

刘二嫂：（兴奋的）大婶啊，听赵大叔和英英他們說，咱們乡要修大水庫了。明年开春还修发电站哩。多好哇，大婶，咱們也快有电灯了。

老 李：（发票开好）大婶，一共是五十四块正。（递给大婶）

赵大婶：好，該不着你做現錢买卖。（接发票）

刘二嫂：（看大婶的东西）哎呀，大婶买这一大堆东西做什么，想开百貨店啦。

老 李：（向大婶）大婶，小鍋沒有发票，这是我自己花六块钱买的。算在一块共是六十块。

〔远处喊貨郎声：“貨郎老李——！”

老 李：来了——！（收拾担子）

赵大婶：（指鍋）这是貨郎老李給你买的，社大婶半路截了。

刘二嫂：正好，不买鍋把錢支援咱們社。誰让他买这么貴的鍋呢。

赵大婶：买鍋花你一个錢来？（笑）別臉紅，大婶什么都知道，他爱你，你爱他，还不到乡里登記，等什么！

老 李：（腼腆的笑）誰晓得人家心里咋想。